

尊敬的葛印卡老师立下的历史性决意



今年的 9 月 29 日是葛印卡老师的逝世八周年纪念日。值此吉祥之际，很适合忆念葛印卡老师的众多特质以及他所做的伟大贡献，这些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这里我们也想分享一些葛印卡老师在 1971 年一月份和二月份写给他的哥哥巴布·北亚 Babu Bhaiya (Babulal Goenka 巴布拉·葛印卡) 的一些重要信件。那时候我一直都随侍在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兼助理。

1971 年 1 月 19 日，当葛印卡老师通过电报得知乌巴庆老师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在菩提迦耶的缅甸寺带领一个内观课程。我把尚未打开的电报拿过去给他。他一打开电报，脸上的表情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而我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我在想：“这个电报上写了些什么呢？”但是我没有勇气问。过了一阵寂静之后，他宣布：“灯光熄灭了！”当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只是盯着他看。然后他轻柔地说：“乌巴庆老师走了。”

课程圆满地结束后，葛印卡老师决定在 1 月 28 日到 2 月 7 日期间做一个自修课程。这个十日禅修成了最具重大意义的里程碑之一，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在此期间他获得了法的力量，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在这个十日的自修课程中，尊敬的葛印卡老师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他要将他的余生奉献给法，为法服务与弘扬。葛印卡老师于课程之后回到孟买，于 3 月 1 日到 4 月 21 日期间连续带领了四期的内观课程。

在此期间，尊敬的葛印卡老师也发愿完成很多其他重要的任务。虽障碍重重，但葛印卡老师都成功地完成了它们。在今天，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得到纯净的正法，正法以顺畅且成熟的方式运作了起来，事实证明了当年他所许下的宏愿是非常有成效的，尤其在保持法的纯净方面。以下是葛印卡老师当年写给巴布·北亚的信件。从信中我们可以一瞥葛印卡老师的伟大人格情操。- (编者)

乌巴庆老师去世

课程：菩提迦耶，1971年1月22日

尊敬的巴布·北亚：

合十！

在我得知尊敬的乌巴庆老师离去时，有如一道晴天霹雳从天而降。

愣了一会儿，我感觉好像自己成了孤儿。但是，接下来我马上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无常波动流过全身，这种情形，在当年 Tai 升天时（这是指当年葛印卡老师养母 Tai 去世时），还有当我得知我的资产都被国有化时都发生过。这股波动从我收到您的电报开始发生，一直持续了24个小时。也因此，我的心境回到当年那些事件发生时的状态。心没有动摇，没有悲伤和痛苦，也没有情绪的爆发。虽然您一定能够理解，老师的去世对我而言是多么大的损失，但是心却仍然可以保持着平衡，毫无疑问地，这就是老师给予我的无比深厚的法的觉知所带来的成果。这种前所未有的法的胜利为我带来了平静祥和。

当这次课程中的 92 位禅修者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陷入了悲伤情绪之中。有一些人开始哭泣。在这样的一种压抑的氛围中，如果我也开始哭泣，那么整个课程就会陷入到哀号之中。这里所有的禅修者对于我的反应都非常的敏感。但是，我通过练习并保持法的平衡 *ashokaṃ, virajaṃ, khemaṃ* -- 无有忧伤，无染，安住 -- 充满了安乐，树立了 *cittaṃ yassa na kampaṭi* -- 心不动摇的榜样 -- 这为整个课程带来了力量。我礼敬了乌巴庆老师，这是他应得的礼敬，一份真正的法的礼敬。

在晚上五点时，我收到了您的第二封电报，我刚看完电报，整个村子就停电了。灯光真的熄灭了！直到半夜一点半，周围都是漆黑一片。那天，还没有到黄昏，天空就开始变得灰暗。然后一收到您的电报，天空就开始反常地哭泣了起来。整个晚上，它都一直在哭。第二天下午三点时，在火化进行的期间，有一段时间 *Parjanya* 雷雨神哭得连我的心都颤抖了起来。我感觉到整个大自然都在哭泣。大地，空气，太阳，云，天空，还有大树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巨大的沉重氛围。在大哭了一天半之后，大自然最后终于安定了下来。现在天空开始晴朗了起来，*Parjanya* 雷雨神终于结束了它沉痛的哭泣和哀悼。

确实如此，熟悉乌巴庆老师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尊敬的乌巴庆老师和天众之间的缘份是多么的深厚。自然而然的，大地也会哭泣！在 25 个世纪之前，天众和人类的无上上师乔答摩·悉达多 -- 佛陀，来到了这个地球。追随佛陀的脚步，一位佛陀的弟子也来到了地球，他是天众和人类的伟大的导师。失去了乌巴庆老师，地球变得黯然失色。缅甸这片土地因为失去了这位巨人而变得多么的贫脊。这一切，只有那些清楚知道乌巴庆老师是缅甸的珍宝且加以珍惜的人，才能够深切地明白，其他人又怎能理解这些！

由于 Ma Sayama 萨亚玛的鼓励，以及为了完成乌巴庆老师的遗愿，中心所举办的课程继续进行下去。即使将近两天都在下雨，学生们无法在天台的帐篷下静坐，课程仍不断歇。当然，现在天空已经变得晴朗。我相信课程将会在 27 号的时候圆满结束。尊敬的乌巴庆老师的法之力量，还有 Ma Sayama 萨亚玛的慈心一直与我同在，我怎么可能如同孤儿呢！只要法在，乌巴庆老师就在，因为乌巴庆老师就是法的化身。

今天我收到了另外一份电报，是萨亚玛发给我的。她提醒我，作为一位法的使者，我不应该有任何懈怠，这是尊敬的乌巴庆老师的指令。不会的，我不会让我的传法工作有任何的松懈，这是我所需一肩扛起的一份巨大职责。

1970 年 12 月 14 日，尊敬的乌巴庆老师庆祝他成为老师的 25 周年。而也正是在那之前的 25 年前，我的师祖铁吉大师将法的火炬交给了乌巴庆老师。乌巴庆老师将法更加发扬光大。伟大的佛陀寂灭 2500 年之后，继承了师徒相传的传统，我的老师护持着这份正法，在 1970 年 12 月 14 日，他将这把火炬交到了我的手中。通过电报和信件，他将法的遗产传承于我。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就辞世了。当他将法的遗产传给我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直至现在，我方能深切理解为什么他这么突然地离开。终其一生，他都一直在为着他人谋福利，当他离开的时机到来，他就将此一重任放在了我的肩上。我如何才能完成如此巨大、如此重要的任务呢？噢，我真希望能在跟他跟前多学一些东西。但是不行，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时间一直在流逝。巴布·北亚哥哥，在您的保护和指引下我已经享受了所有世间的愉悦，得到了全然的满足，因此我能够非常自然且毫无困难地发愿将我的余生奉献给法。

尊敬的乌巴庆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将涅槃界 (Nibbāna-dhātu) 之法的火炬交到了我的手中，交给了我去引发涅槃界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愿我能有力量做到这些，不辜负乌巴庆老师对我的期待。为此，我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于萨亚玛、我尊敬的父母以及哥哥您的祝福。与此相随的，还有来自 Ilayachidevi (师母，葛印卡老师的太太) 的正法力量，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深厚慈心。我相信有了这些力量，我将有能力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佛陀之子。

在菩提迦耶的自修课程

这个课程将在 1 月 27 日结束。然后从 28 号晚上开始，我将坐一个十日的自修课程。上次来到菩提迦耶的时候我谁也不认识，所以不得不在一个酒店的房间（政府的招待所）里修行。然而现在有了法的相伴，情况完全不同了。寺院的住持和管理层都发了 diksha (舍离心)，所有的大门都为我敞开。在寺院里和菩提树下，整个菩提树周围的波动都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在参观寺院的时候，我常常希望能够就在那里修行。现在他们把这两个地方的钥匙都交给了我，所以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将在寺院里和菩提树周围修行。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就在寺庙的正对面靠近经理办公室的地方，他们为我腾出了一间小小的独立

房间。白天我会待在那里。然后在晚上当寺院关门后，我会用大部分的时间在庙里以及菩提树下 Vajrasana（佛陀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金刚座）的附近静坐。在晚上全然的寂寥与宁静之中，我将在菩提树周围独自修行。

然后在 2 月 7 号，为了纪念尊敬的乌巴庆老师，我将组织一次大型供僧活动。我们都是他的继承者、法的资产的守护人、他的法子。因此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为纪念他而布施、供僧，我们将非常欢喜地完成这个责任。我会邀请所有住在印度的缅甸比丘和所有的高僧大德来参加。我们也将充分利用您寄过来的物资，以尊敬的乌巴庆老师之名供养给缅甸比丘们，并做更多与乌巴庆老师的声望相匹配的布施。

我来到印度以后所做过的无价的法布施，都归功于尊敬的乌巴庆老师。因为迄今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代表乌巴庆老师而已。将来我所做的一切，也都将归功于乌巴庆老师。我在此许下这个神圣的誓愿：我将用我的余生来报答我的老师的恩情。

祝好！

S.N.葛印卡



↑ 在摩诃菩提寺主庙楼上的关房 -- 1971 年当葛印卡老师在乌巴庆老师去世后做自修课程时，晚上就是在这里静坐的。

供僧

课程地点：孟买，1971年2月12日

尊敬的巴布·比亚：

合十。

我刚刚收到您于2月8日写给我的信。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了由亲爱的 Shri Prakash 转交的一封信，以及由 Ladsaria 的子女转交的另一封长信。从1月28日到2月7日之间，每天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我都在摩诃菩提寺和菩提树下宁静祥和的环境中修行，所以无法回覆您的讯息。在最后的那几天里，亲爱的 Gaurishankar 和 Radheshyam（葛印卡老师的兄弟）一起来共修。到了半夜，亲爱的 Murari 和 Shri Radheshyam（葛印卡老师的儿子们）也来参加了共修。关于这一次温暖愉快的体验我之后会再写信告诉您。

2月7日的供僧活动，我邀请了47位比丘，后来有48位比丘出席。正如尊敬的乌巴庆老师辉煌的一生那样，供僧也进行得非常顺遂。一些已在孟买订购的且已在供僧唱诵中作了宣布的供僧物品，因没有及时抵达，所以现在我们z会把那些物资分别寄给住在印度不同地区的比丘门。整个过程充满了祥和如法的气氛，深深感染了每位前来的大众。除了为了纪念尊敬的乌巴庆老师而举办的课程、我的自修课程，以及大型的供僧以外，我们另外成立了《乌巴庆纪念基金》。我们的兄长（B.K.葛印卡）代表整个葛印卡家族捐赠了很大一笔钱给这个基金。除此以外，尊敬的爸妈和其他的家人们也都做了捐赠。一些学员也根据他们对法的信心做了捐赠，以此增强了他们的布施波罗蜜。我相信，在未来的学员的努力下，这个纪念基金将持续地运作下去，给予人们支持。这个基金不会用来建造任何纪念性的建筑物。我心中牢记着尊敬的乌巴庆老师心怀的卓越的法以及他对法所做的贡献，因此纪念乌巴庆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够从这个神圣的技巧中受益，而且能将它生机勃勃地活出来，由内而外，将法融入生活。众人应将这个传统长长久久地保持下去；这就是对乌巴庆老师真正的纪念和神圣的礼敬。因此，这个基金应该只用于支持那些没有经济能力来上内观课程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学到内观。

我的法之愿望是：尊敬的父亲母亲，还有参与了这次神圣的法的工作的所有家人们，都能获得无量的波罗蜜，这些法的工作都是代表尊敬的乌巴庆老师而做。愿尊敬的乌巴庆老师的所有学员们也能够获得无量的波罗蜜。

祝好！

S.N.葛印卡

一位老学员的慷慨

课程：孟买，1971年2月18日

亲爱的巴布·北亚：

合十。

从 Jatni (Orissa) 来了一封 Shri Laxmi Narayana 写的信。他写道，他已经抵达了加尔各答，正在前往菩提迦耶参加纪念乌巴庆老师供僧的路上。由于遇上铁路罢工而无法如期到达。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捐了钱给《纪念基金》。虽然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裕，但他仍慷慨捐赠，充分体现了他纯净的发心。他在信中写道内观已经在他的心中甦醒。可惜，由于他健康状况欠佳以及现在的生活并不顺遂，他的心中无法感受到宁静祥和。借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在信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并建议他保持耐心。

祝好！

S.N.葛印卡



1970年的4月9日至19日在菩提迦耶的Samanvaya静修中心举办了一期内观课程，这是内观传回印度之后在菩提迦耶举办的第一个内观课程，具有历史性意义。在课程结束后，学员们表达了对葛印卡老师的敬意并拍下此照片。坐在葛印卡老师左手边的是Dhammaratan博士，他是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比丘。坐在他左手边的是Anagarika Shri Munindraji。

乌巴庆纪念基金的成立

课程：孟买，1971年2月13日

亲爱的巴布·比亚：合十！

你们写给我的许多信件都在等我回覆。可能在一两天之后我就可以回信给你们了。在这里我先很简短地说几件事。

1. 请告诉萨亚玛、U Tin Yee、U Ba Pho 及 U Chit Tin，我已经决定在这里成立一个名为《乌巴庆老师纪念基金会》的组织。在将来，我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与法相关的活动，都将以此基金会的名义进行，以纪念尊敬的乌巴庆老师。所有的内观静修中心也都将被称为《纪念乌巴庆老师的内观中心》。
2. 摩诃菩提寺管理委员会认为寺院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但在过去两个月来，由于我在这里举办了法的课程，因此在群众中唤醒了了一股很强烈的法的觉知的力量。而且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了一种深深合一以及充满爱的温暖。因此我决定向组织委员会建议，用缅甸佛塔的式样为寺院的屋顶镀金，并架设灯光照明。以前斯里兰卡和其他国家的信众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请求，但都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这样做会削弱寺院的考古价值。但是现在有了群众的支持，产生一股很正向的氛围，我相信我能够克服万难做到这一点。而且我相信，这一定也是乌巴庆老师的愿望。我也希望与之相关的费用应该都来自于缅甸，所用金箔和工匠们也都应该来自缅甸。我很有信心，通过缅甸大使馆的帮助，我能得到政府对此专案的配合。所有的捐赠将由那边的禅修者共同努力筹集，我相信这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3. 这里有一份名为《摩诃菩提杂志》的英文季刊。杂志的编辑 Dhammaratana ji 博士比丘来参加过纪念乌巴庆老师的供僧。他已经同意出版杂志的特辑，用以纪念乌巴庆老师。杂志将于大约一个月之后出版。所有的文章都是关于乌巴庆老师的。特刊的名字为《乌巴庆老师纪念特辑》。同样的，另外一本在鹿野苑出版的印地语杂志 Dhammadoot 也将出版一期关于乌巴庆老师的特辑。我们曾经想过出版一本小册子以纪念乌巴庆老师，但是如果这些杂志已能做到这点，那就更理想了。为此务必要安排人员代表乌巴坡（U Ba Pho）写信给乌巴庆老师在缅甸以及其他地方的弟子们，请他们给杂志投稿，表达对乌巴庆老师的礼敬。之后那些杂志就可以发表与乌巴庆老师尊贵地位相应的特辑了。这项工作需要立刻着手进行。为此我也将腾出时间来写一封英文信函。

祝好！

S.N.葛印卡

编者：摩诃菩提杂志《纪念乌巴庆老师》的特辑于1972年4月出版，封面是乌巴庆老师的画像。